絜齋家塾書鈔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絜齋家塾書鈔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謚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伸頗能暢其師說而于帝王治

目尚存其名而諸家說尚書者罕聞引證知
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
聖代博採遺編珍笈秘文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
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
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為一十二卷
蠹殘賸簡復顯于湮沒之餘亦可云燮之至
幸矣喬字崇謙嘗為溧陽令與燮相繼而卒
未顯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

傳據真德秀所作夔行狀稱夔有子四人喬

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絜齋家塾書鈔原序

甫自幼洎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即古聖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即我我即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祗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

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有此四德安得不光宅天下今以身體之吾一身之輝光所及者能幾何居一家中未必能及一家況一鄉乎未必能及一鄉況一國乎未必能及一國況天下乎此無他只緣在我者未盡平日有許多過失故其輝光不能及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不必言堯考古但史臣考之於古有如堯者
放勲者依倣前人之勲也有成功者謂之勲古人所
為多矣吾擇其成績顯然昭著者倣之是謂放勲放
勲或以為堯名非也堯舜禹當為名何以言之曰格
汝舜曰格汝禹舜禹既名則堯亦名也古人不諱名
孟子引放勲曰或者其號與欽明文思即聰明文思
去聰字只說明字便見聰明本是一箇分析不得曰
欽者言其皆自敬中來也徳雖至於聖人然臨深履

薄之念何嘗一日敢忘斯須不敬便有過失甚可畏
也安安者安而又安也謂之安其所當安却無甚意
味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恭而安古人多說這安字
德盛仁熟終日周旋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内而無一
毫辛苦勉强之意夫是之謂安一安字不足盡之故
又加一安字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此是治之大本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是治道之大體俊德只是我之德俊有俊敏之意今人俊爽者謂之俊聖人固非尋常所謂俊爽然其日進無疆處是俊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這許多皆是克明俊德但作文之法欲說下面事故須先說此句治道大體自身而及於家自家而及於國自國而及於天下身不脩不可以齊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本末

皆和氏所掌也天下萬事何者非天地便如周家六
卿雖云各有所主要之天地官所屬者分外較大六
官無非是理會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民之外復有
何事所以謂之敬授人時若人時不定何以使人趨
時赴功然欲敬授人時須先理會歷象歷以筭數象
以參歷既無差矣然後可以頒歷於天下所謂敬授
人時古人於此事甚重舜初即位便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羲和湎淫胤侯至舉六師征之何故如此之

重只緣事事重民故也滕文公問為國孟子首荅以
民事不可緩立為君師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果為
何事無非為民而已自後世此等官皆輕者不以民
事為重也司馬子長言先人以為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在
漢時已如此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嵎夷南交昧谷幽都者皆非常在其所也此皆王朝大臣自在朝廷輔佐人主特設一局於彼時為往來耳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曰南交羲仲言東方羲叔言南方和仲言西方和叔言北方四時之事

於羲和二子非謂餘二子皆不與知也寅賓出日不必説日出於東方則羲仲往彼處迎之寅餞納日不必説日入於西方則和仲就彼處送之葢當日出時自有合理會底事日入時亦然敬致者言日至於中則羲叔敬以致日中之事周禮有致日致月是也曰實曰餞便見天人本是一致分明以人道事之古人為政且要均平只如授田視其地力之高下而為多寡之數直是均平不特此一事凡事皆然葢所以定

民志者如此先後緩急秩然不亂是之謂秩三時皆言平秩獨冬言平在者在察也葢當冬之末是一歲之終亦一歲之始正是陰陽交錯之際豈可不察日中宵中均之為晝夜在春言日在秋言宵者因陰陽之異隨時而異其名也觀此則賔餞等事不獨主一方而言從可知矣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以數筭之如春分星鳥當見則是日之昏乃見焉厥民析者謂分析而在田也想羲仲於此必督促勸

勉敢有不勤必加之以罰或有疾患或有喪禍皆作道理處之使分析於田畝而無一人敢惰然後可謂之析因者因乎春而不變也春耕夏耘耕固不可怠勤於耕而怠於耘則稂莠將為嘉穀之患善者無自而伸矣故因乎春之時亦使分析在田有一毫之異不可謂之因夷者至秋而少暇夷訓平亦訓易隩者冬月無事可以入此室處也言民而便及鳥獸所謂仁民而愛物

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是隨時做經曰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若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間便知其為閏以此見亦非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時字即上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時聖人之心最以時為重前既命天地四時之官使之各任其職矣聖人之心猶以為未又咨詢于衆言誰有能順天時者吾將登而用之登庸之職不是小事分明是有六卿又求三公啟明者開爽也胤子共工在當時皆是一箇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底人便如鯀亦是會

做者但放齊稱朱為啓明堯則見其嚚訟言不忠信為嚚好與物競為訟既是嚚訟豈能順天時乎驩兜言共工方鳩僝功堯則見其庸違滔天衆人舉鯀為可用堯則知其方命圮族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之也象恭滔天者外為足恭其中實滔天也方命是逆命圮族敗壞族類也葢聖人觀人不惑其跡而深察其心衆人但見其外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遂以為可用聖人動燭心術之微然後悉知其病而見

暫闕惟洪水之患在當時為害最大且舍鯀之外別無可任其責者衆人既以為試可乃已堯亦只得用之而堯所以命之者不過一欽字蓋人之過失為不善只是不能敬鯀雖方命圮族苟能持之以敬則前日過失皆可使之風休氷釋水亦可治曰往欽哉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使鯀誠能佩服堯之言何至于九載績用弗成乎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則堯固深知舜而天位之遜
蓋屬意於舜也然舜隱於耕稼陶漁一旦授之天位
亦難故遜于四岳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前輩以為求
能庸命者將巽朕位亦不必如此說四岳堯朝之大

間所有果決才力都使不着舜在頑嚚傲弟之間此心不敢有一毫放逸只看諧之一字是多少工夫後伯益言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孟子曰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其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若使舜有一毫麤心如何能感格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觀諧之一事想見舜處頑嚚之間所謂下氣怡色柔聲所

赤子之心者也四岳舉舜而惟言其閨門間事可謂能舉人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堯謂舜處父母兄弟間雖如此未見其處夫婦間如何故試之以二女所謂歷試諸難此是第一件事二女雖云堯所自出畢竟是天子之女舜乃實一匹夫而舜能使二女忘了為天子女底驕貴釐降于嬀汭釐者理也降者降心以相從也嬪于虞者盡婦道于有虞氏也所以能釐降所以能使之嬪于虞只緣舜之

心便是前日克諧以孝之心舜之心不曾被慱變易
了若使舜此心變動定不能感動二女夫觀其處父母
兄弟之間既是能如此克諧以孝觀其處夫婦之間
又能釐降二女如此是樸實有工夫矣是果可以授
天位帝曰欽哉言其所以能如此只是一箇欽字令
觀堯之用人放齊舉嗣子朱啟明堯以其嚚訟而不
用驩兜舉共工方鳩僝功堯以其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而不用四岳舉鯀堯以為方命圮族至於師錫帝以

舜堯便曰我其試哉畧不疑而遂信之觀其取舍用否堯果何意大抵常人之觀人也觀其外聖人之觀人也察其心丹朱之啟明令之所謂明敏者是也共工之方鳩僝功令之所謂能辦事者是也衆人觀其外似若可喜聖人察其心實不可用至如舜之兢兢業業盡誠於閨門之間堯却遽授以天下大抵外面事皆可偽為惟閨門之間不容一毫之偽如啟明如鳩功皆可外為以欺人至篤實處却未見得處父子

兄弟間非此心無一毫放逸樸實頭有工夫者如何做得今讀堯典一篇雖有許多事然其綱領不過有二曰脩己曰用人而已自欽明文思至黎民於變時雍是說堯之脩己自乃命羲和至終篇是說堯之用人必是果然如此欽明文思允恭克遜方才是脩已必是賢不肖之情偽灼然如辯黒白方才是用人内而脩己外而用人二者旣盡治道大端復有何事人主之脩己當如堯之脩已人主之用人當如堯之用

人葢這箇方才是樸實頭處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者遠也微者賤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既說東夷則可謂僻遠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既說耕稼陶漁則可見其微賤夫以舜如此僻遠微賤而堯聞其聰明且夫士大夫在近者人主猶不得而知之至於遠者人主必無自而知士大夫且爾況側微之人乎舜處深山之中

堯居九重之上而其聰明堯寔聞之此處便當思量

堯何以知舜舜何以取知於堯此無他只縁堯之聰

明與舜之聰明同惟堯有此聰明是以舜雖在下實

聞知之惟舜聰明與堯一般是以雖處側微而其德

上達於九重若使二聖人聰明有一毫不同必無由

而聞聰明二字不可不子細思量此心之中六通四

闢無一些障蔽這是聰明堯舜二典之所謂聰明即

論語之所謂仁仁與聰明若不相似然其實一也四

多矣要之本來光華自在惟聖人功夫既到胷中無一毫蔽塞見諸政事一一皆當道理皆合人心舉天下皆尊仰之皆稱頌之是以其光華充塞天地令須是將他發見於政事處看方見他光華彌滿宇宙處濬是常常去疏濬不使有一毫障塞如濬川之濬哲者智也人豈可以無智禹之治水只是一箇智所謂智若禹之行水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之神字即
舜典之玄字伯益言堯之德亦説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至於變化無方不可測識方是聖人之盛今業一
藝之精者猶能造微妙處如奕秋之奕輪扁之輪痀
瘻之承蜩皆造於神況聖人日夜在這裏理會做人
舜之所以諧頑嚚友傲弟是做多少工夫他直至於
神妙不可測處所以能感化嚚與傲烝烝於乂德若
未至於神何以受得堯之天下

禽獸者以其有此倫也今試思之日用周旋只在人倫裏面舍着人倫更有甚事釋氏之教所以得罪於吾儒者正謂其絕滅天倫也自絕滅其天倫而以塗之人勸法眷天下豈有是理哉此孟子所謂夷子二本也雖然舜所以能使五典克從只是一箇感化令人處家庭間猶有難處者況於天下今謂之五典克從是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順其道也此豈是易事必是在我無毫髮欠缺處然後方

能感化得如此葢此非與尋常仕宦出來做些少事相似欲做些少事有才智者皆能為之惟此事才智都使不着五常之道舜既自盡於已而天下無不克從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歟納于百揆百揆宰相之任也以道而揆度百事故謂之道揆三公之官不累以事惟以道揆於上而已時敘者事事皆有次序也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秩然不亂賔於四門使之接見四方諸侯諸侯感舜之德莫

不穆穆而和納于大麓使之主祭也古者因山而祭禮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也烈風雷雨弗迷者所謂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之類是也迷是迷錯且如怒號之風惟冬宜有之春夏之烈風非迷乎雷乃收聲之後雷風發作亦迷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既備而敘夫是之謂時洪範之時字即舜典弗迷字蘊氏以為弗迷乃舜弗迷却似不然說風雨以時這意思自儘好此許

雷雨弗迷可言績乎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之於舜始也試之以二女既又試之以諸難而舜徧歴諸事皆有成績故曰乃言底可績舜在堯之前必須時有謨猷特不見於書耳聽其所言既説得是考其所行又不違於所言可以陟帝位矣唐虞用人之法也大抵能言者常多而言之底可績者常少共

工以靜言庸違所以不用後世用人只縁但聽他説後便用是以多敗事言苟可取固在所用但未可大用耳必是卓然有成功方可大用雖舜之聖亦俟其言之底績然後始陟帝位然則豈徒空言而已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者堯受終也文祖者堯之祖廟也堯將禪位于舜故受終于文祖之廟以為君臨天下許多時節至于今日方保得徹頭徹後可以無憾自古人主有終

先全寒暑平我實爲之也日月薄蝕星辰失行我實
先變也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理今須是曉得真
是一理始得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無變矣然後始
敢舉祭祀之禮爲天地百神之主若使觀乎天文有
一毫不合天意定不敢祭何故不敢此當思之經曰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曰予冲子夙夜

毖祀古人於祭祀甚重人主朝夕從事惟以此為務觀乎天文而有變動則是在我者未能無愧何以交乎神明雖致崇極以祀之神亦不我饗也惟此心無一毫之愧仰足以當乎天心然後始敢交乎神明為天地百神之主史臣下一肆字寫出大舜之心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為言集也新天子即位五等諸侯皆納其寶瑜月而後班還之便如今節帥始蒞事僚屬皆納其印

二月也度量衡皆起於律律同則度量衡皆同矣律
起於黍以黍之長短而為度以黍之多寡而為量以
黍之輕重而為衡自唐以後律既亡所謂度量衡者
皆意為之而亦參差不齊矣夫諸侯禀命於天子所
謂時月日度量衡不容有毫釐之異故當巡守之際
而協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心也此即春秋
大一統之義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若使天下諸侯
各自為正朔各自為度量衡則國異政家殊俗變風

四岳所謂諸侯來朝亦非同時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隨其道里之遠近亦有一年一朝者亦有間歲三歲一朝者所以四時之見各異其名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虞周之制雖不同然亦見其來朝之時各自不同也但言四年之内五服皆徧無有不來朝者耳夫以五年之内諸侯既皆朝於天子天子又巡守諸侯王者諸侯常常相見政治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民情之幽隱皆得悉考而周知

言考其所行確然有成功者從而加寵命焉如子男
則升為侯伯侯伯則升而為公是謂車服以庸却非
始錫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九州而肇為十二此葢因禹治水見州有太大者隔
絕之遠耳目有所不及故分為十二而更建三州牧
焉庶幾地近而民皆被其澤是當時肇之之意也十
二山者十二州之山也川者十二州之川也封如周

養之者如此濬者疏濬也必須是常常疏濬則無壅塞之患農田可資之以灌溉商旅可資之以往來稍不疏濬便壅遏而不通矣今看二典但將後世並看後世如山川之類皆不曾去理會只如河渠壅塞旱無所蓄水無所泄才有水旱農田便被其害至于舟楫不通商旅不至皆是不曾疏濬之故為害甚不小由此觀之則唐虞之際以此事為至急之務者其意豈不甚深哉大抵後世以為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

乎其心而自有所不忍也今且謂堯何故使如此學者便當如此致思此無他只緣堯平日治天下見於發號施令立綱陳紀事事物物皆契人心吾之所為既有契於人心故人心自無時而能忘非不能忘堯也不能自忘其心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蓋緣孔子一言一動皆合乎人心求其毫釐之失而不可得故七十子直是中心悅而誠服

三年之喪既畢舜乃至文祖之廟而告焉這三年中舜皆不做事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唐虞之時雖未必有冢宰然亦是當時大臣如四岳百揆之類曰三載四海可見格於文祖在三年喪畢之後三年皆不紀事可見其無所施為也孟子曰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想三年之内舜必曾避丹朱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朝廷之大臣舜初即位首咨詢焉闢四門者開闢四方之門使民間之利病人才之隱伏嘉謀善論皆得上達旁通而無礙也明四目達四聰者廣四方之視聽使凡有聰明者無不來告合衆人之聰明以為一人之聰明也前乎此舜尚攝位至此則舜始君天下矣此是君天下第一件事易以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觀否泰二卦可見此是至急之務上下不通情意隔絶閭閻隱微無由上達人才逸遺無由上聞休

戚利害皆不得知焉此豈小事闢四門有公聽並觀之意魏鄭公有言凡人主所以明兼聽所以暗偏聽也人主最不可偏聽惟近習小人是聽是信而不能公聽並觀利害不淺故闢四門者兼聽也曰闢四門足矣而又曰明四目達四聰蓋只是我闢四門猶未見得天下皆來告至於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之有聰明者無隱焉這真箇是上下相通不與後世初即位下求言之詔徒為文具而未嘗求其實者侔矣若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漢之賢君亦深燭
此理不然則所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今
觀舜嗣位之始先之以求言次之以民食其所先者
惟此二事治道綱領可識矣惟時者古人最以時為
重觀堯典一篇可見曰食哉惟時舉其綱也其間條
目如耕耘收斂不失其期析因夷隩不愆其素如用
之不妨其時趨之必盡其道皆在其中矣柔遠能邇
柔者懷柔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之以德

以草其傲慢悖戾之心是之謂柔惇德允元用賢人也而難任人遠小人也難者阻抑間阻之艱其進也十二牧蓋州牧侯伯總帥諸侯於外者王制建國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雖與唐虞之制不同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十二牧蓋諸侯之長也夫既為諸侯之長則一州諸侯之賢不肖為州牧者皆得以黜

陟而進退之後世帥臣亦古州牧之任是以一路官吏賢者得以論薦不賢者得以按劾以今準古則知古亦然也但後世帥權甚輕帥臣之權輕根於監司之權重也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是監司之意然其權要不至大重宋之盛時止有轉運使提刑提舉皆未有也自王荆公用事監司之權始重於是州縣之間知有監司而不知有按撫然按撫猶得以進退一路之賢不肖則其權

猶在也十二牧得以進退諸侯諸侯亦各得以進退其屬自下而上遞相統屬亦猶今監司郡臣得舉賢劾不肖而郡守自得以按察一郡之僚屬也然十二牧不特進退一州之諸侯其下亦有許多官吏夫為州牧既能使民皆足衣食能使賢者得志不肖者不得以苟容一州之内何患其不治所以蠻夷率服者蓋彼雖蠻夷然良心根于固有見上之政治無一毫之失如此夫安得而不心服蠻夷非如後世之夷

官事也惠者使之皆相順也封殖善類斥逐小人則
其疇始惠矣蓋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
之所能自為必有賴於僚屬翊賛焉傳說所謂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此宰相之職也吾心既曉然於天下
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以
熙帝之載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司空掌水土之官也
禹平水土故為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使居百揆之任而領司空之官也時者是也懋者勉

能熈帝之載禹之懋即帝舜之所謂奮庸也奮者起也庸者用也居宰相之任必須奮發策厲振作興起用力出來做豈可有一毫怠惰最是舜能指點禹之心以為前日治水之時只是一箇懋令但能即以此心宅百揆足矣此心汝之所自有也聖人話言不與常人類其所以命禹真是能指點得禹之心大抵人有此心多是不能推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為已久矣令始命之者未必是初命或者舜既嗣位
從而申命之歟此處皆難深考食者生民之大命雖
曰十二牧各自理會食哉惟時然朝廷專設一官總
其綱於上天下有一人不得食皆后稷之責也其任
重矣在後世大司農之職猶專設一司況唐虞時乎
但後世所謂司農惟以辦財賦為任以古者養民之
官務而為國失古意矣播時百穀其中煞有事如周
禮六遂諸官所謂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趨其耕耨行

其秩序必如此方能播時百穀播之一字最不易看若只說是播種有何難者奚必后稷能之播者布也布之天下使皆勤於播種也思文一詩頌后稷之配天其辭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都無疆界之殊陳這播種之道於天下謂之克配彼天言其所被如天之無不覆也此豈易事學者當深味播之一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此未必是初命民以食為本播時百穀既使之足食
矣然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者
豈徒食之衣之而已哉要必能保養其良心方無愧
於司牧之責所以保養其良心豈有他道不過即其
人倫之間教之而已五品亦只是五典敬敷五教在
寛敷五教最不可不敬戰戰兢兢如執玉如捧盈此
所謂敬也以舜之聖猶曰慎徽五典舜之慎字即此

所謂敬字一毫之不敬在我者既自有過失何以施教於人然敬以為主又須寬以待之蓋人倫之間不與其他事相似辦一件事便是果决傷於速此亦不甚害若是敷五教苟欲速焉則必反至於相傷自麄言之子不孝弟不悌朝廷峻刑罰以治之寧不甚快然他父子兄弟之間反不可相處是欲速者乃所以離其天屬之親也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蓋最是此事要緊不得是故敬以為主寬以待之作司

聖人與天下為公之意葢可識矣胥子共工特放齊
驩兜舉之鯀乃僉言所舉者夫既出於衆人之公堯
安得而不用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可想而見若順也
工百工也彼百工之事皆順道理是謂若予工前乎
此則是職也共工實為之舜既流共工乃始更求其
能若予工者夫以百工之事而特設一官欲知茲事
之重觀周禮考工記可見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輪輿弓廬匠車梓築冶梟㮚段桃函鮑韗韋裘畫繢

自百揆而下播種者有人敷教者有人明刑者有人
掌山澤者有人典禮樂者有人至於納言之官又有
其人天下大政其綱紀舉於此矣其本末備於此矣
故識朝廷政事之大者當於此乎觀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二十有二人如注家所謂九官十二牧四岳合為二
十二也惟時者使之皆及時也即百工惟時之意記

治天職必要此心清明然後知其為天功而不敢慢
稍有怠惰稍有暗昧則此心蔽塞何以亮天功此二
句是舜戒敕二十二人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臣之言
也績者功績也確乎其有成功謂之績只以九官言
如明刑則須到民協于中如典樂則須到百獸率舞
似此之類皆各因其職而成功三年則考其功績三
考則行黜陟焉古者用人必遲之以久惟久則其謀
慮精詳其規畫端審其所為者皆悠遠之事業以繇

久之計也唐虞之法何止九載如臯陶之明刑后稷
之播種伯夷之典禮后夔之典樂皆終其身焉所謂
黜陟者就此一職之中而遷之也如宋邢邴為學官
但只就學官遷轉其官日遷而職不變庶績咸熈熈
之一字不可不詳玩如熈字此皆是唐虞時節字熈
光大也廣不足以盡之有能奮庸熈載只下一熈字
以堯之事而猶更欲其熈焉蓋不可如此便住了若
當時庶績有些些少欠缺有些些少不到非熈也後世人

大抵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淺故北方之人多沉厚南方之人多輕揚舜所以分三苗於北者葢桑麻沃野之地雖欲為亂亦不可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總敘上文以結之陟方義與殂落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釐理也言其經理下土也謂之下土葢是四方幽隱處堯舜之時去太古之風未遠其間天下事未盡處

與不整齊處要不能無舜一旦出而與之經理焉方設居方如建諸侯之類也别生分類别其所生分其族類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也